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意大利]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 著

[美] 里根 Richard J. Regan ● 英译

《政治学》疏证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litics*

黄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政治学》疏证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litics

[意大利]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 著

[美] 里根 Richard J. Regan | 英译

黄涛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学》疏证/(意)阿奎那著;(美)里根英译;黄涛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9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litics*
ISBN 978-7-5080-7664-5

I. ①政… II. ①阿… ②里… ③黄… III. ①政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2855 号

Thomas Aquinas. Commentary on Aristotle's *Politics*

Translated by Richard J. Regan

© 2007 by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Simple character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ulama International Literary Agency, Rome, Italy.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1357 号

《政治学》疏证

作 者 (意大利)托马斯·阿奎那

英译者 (美)里根

中译者 黄涛

责任编辑 孙颖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54千字

定 价 3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亚里士多德注疏集”出版说明

在马其顿宫廷长大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世。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

在我国的西学研究中,古希腊学术研究一向寂寞,唯亚里士多德例外,从未遭受冷落:吴寿彭先生自知天命之年发奋翻译亚里士多德,历时三十年,垂译后学,其懼滋甚;苗立田先生主持翻译亚里士多德全集,嘉惠学林,模范昭明。

“知典型之在望,亦可以感发而兴起。”观当今西方学界亚里士多德研究进展,始知我国研究之差距不可谓不大。我辈后学理当追前辈德范,自励身心,再图精进。“亚里士多德注疏集”旨在从两方面推进我国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从笺释入手完善亚里士多德汉译全集,采西人各家经诂纬织亚里士多德诠释——汉语学术欲究西学根柢,非如此不可。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笺释部乙组

2009年5月

中译本说明

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说,真正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学问的人既非苏格拉底,也非柏拉图,而是亚里士多德,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理解政治事务的完全有意识的形式。但在西元12世纪晚期之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品在西方并不为人所知,西欧智识生活的主导是奥古斯丁传统。奥古斯丁的政治理论确立了西方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以来的政治论辩风格,这一传统主张,政治生活没有最终目的,真正的目的不属于尘世,尘世的政治必须按照神意进行改造,否则人的精神将遭遇危险。正是这种对尘世政治的轻视态度,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教导几乎完全为人遗忘。

在奥古斯丁主导的中世纪智识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复兴是一场重大的事件,然而,亚里士多德拒绝启示真理,这潜在地否定了上帝对具体事务的知识,因此,如何使亚里士多德哲学同基督神学相适应,又是此一复兴是否成功的关键。阿奎那拒绝阿拉伯学者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而将亚里士多德的真理观同神启学说结合起来,认为理性从信仰中产生,它教导人类爱上帝、崇拜上帝,从而完成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不仅如此,在阿奎那的体系中,对神的崇拜也包含着重视尘世政治建构的要求,与奥古斯丁的政治传统不同,阿奎那认为人类的政治生活并非根源于人的原罪,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他一再谈到,“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并认为,世俗政治有自身独特的尊严。这一思想直接源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启示。

遗憾的是,阿奎那并未撰写系统的政治论著,其政治见解散见于《论君主制》、《神学大全》Ia-IIae90-108、《〈箴言录〉注疏》(又译

《嘉言录》)和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疏证中。在这些著作中,如《神学大全》、《〈箴言录〉注疏》和《〈尼各马可伦理学〉疏证》尽管十分重要,但并非专门的政治著述,唯《论君主制》篇幅最长、主题也最连贯,却是一部未竟稿,就连作者是否是阿奎那本人也存在疑问。

登特列夫(A. D. d'Entrèves)在为英语学者引介阿奎那的政治学时指出,《〈政治学〉疏证》是值得重视的知识来源。这部疏证一开始就区分了理论学问和实践学问,明确将政治学归于实践哲学,并指出政治学优先于其他实践学问,是其他实践学问的建筑术,是阿奎那接受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之影响与启发的明证。

阿奎那并未疏证《政治学》全书,仅疏证了1252a1-1280a6部分,这恰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的核心部分。疏证结尾的地方,正是亚里士多德讨论公民和政体的地方。按施特劳斯的讲法,亚里士多德将城邦与公民结合起来,通过提出有关公民的问题而接近了政体问题的核心——卓越。这就从根本上揭示政治的本质,昭示了政治学与伦理学的结盟,也从根本上揭示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政治学同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之间的距离,即人在本性上享有超越城邦的地位,但这种超越只属卓异之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过沉思生活的哲人,而在阿奎那笔下,则是指基督教世界的圣徒们,比如浸礼会教徒约翰和隐修会教徒安东尼。

阿奎那政治著作的汉译迄今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4),摘译了阿奎那的部分政治著作,《〈政治学〉疏证》(又译“《政治学》诠释”)只有一个导言。倒是登特列夫(又译“唐特雷佛”)的“英译本编者序言”较为全面地交代了阿奎那政治思想的各个方面,值得品读。学界对阿奎那的研究仍在起步之初,为有助于读者理解阿奎那的政治思想,我们选择了“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与中世纪政治学的复兴”作为附录。

《〈政治学〉疏证》中译本在人名、地名的翻译上,沿用颜一、秦典华翻译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9,简称“颜-秦译本”)。古诗文和谚语的翻译,尽可能使用吴寿彭先生的《政治学》译本译(商务印书馆,1965,以下简称“吴译本”)。个别句子的翻译沿用或参考上述两种中译本。《圣经》中译文采用“思高本”,但篇名仍采用更为通行的“和合本”译名,以利查阅。阿奎那注疏的《政治学》原文,系莫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的拉丁文译本,该译本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希腊文本有较大差异,英译者已注明相关差异(但不完备)。中译本也比较了英译本“颜-秦译本”和“吴译本”的差异(两者都据希腊文本译出),但只涉及有歧义的地方,因而也未做到完备。凡差异较大处,以脚注注明。凡中译者所加注释,均标明“中译按”与“英译注”区分。

《〈政治学〉疏证》英文全译本出版于2007年,英译者已在译者序中细致说明,不再赘述。

特别感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典研究中心黄瑞成教授的悉心校对,订正了不少错误。浙江传媒学院的汪海涛同志通读了译稿,提出若干修改建议,一并致谢。

英译序

西元 13 世纪,西方拉丁语学者终于拥有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拉丁译本。当时实际上出现了两个译本:一个未竟译本(只包含卷一和卷二的大部分)和一个全译本(卷一到卷八)。莫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据说是第二个译本的译者,也极可能是第一个译本的译者。毫无疑问,阿奎那未完成的注疏本(只包含卷一、卷二和卷三的前六章),正是在全译本的基础上完成的。阿奎那不可能在未竟译本的基础上完成他的疏证,因为,对卷二最后几章和卷三开头几章的疏证,不可能基于那个未竟译本。第二个译本至迟要到 1260 年才能为阿奎那所用,这大概就是莫尔贝克全译本的完成时期。因此,阿奎那撰写疏证的时期肯定是在 1260 年之后,更有可能是他在第二次旅居巴黎期间(1268 - 1272)完成的。我是根据最可靠的利奥版《〈政治学〉疏证》译的(Thomas Aquinas, Opera Omnia, vol. 48 [Rome: Dominican Friars of Santa Sabina, 1971])。这个版本中收录了出自莫尔贝克《政治学》第二个译本中的相关译文。

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本在译译方面颇多困难。亚里士多德的文风简约,而莫尔贝克的译笔,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也有同样的风格。比如,在文本译译过程中,偶尔会省略主要动词,而介词的位置有时又过分地远离和后置于宾语,相关句式也十分奇特。莫尔贝克粗略的拉丁文风同阿奎那的文风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认为,阿奎那在阅读其译文时也许会和我一样感到困难。在此,我无意提醒人们有关拉丁文和希腊文之间的差异。除非我认为,这种差异重要且与阿奎那的疏证相关。当有可能对拉丁文本产生不同读法时,我

一般是根据阿奎那的疏证来释读的。但当其中的某种读法反映出希腊文本的一般读法时,我会注出这种读法的可能性。只有少数无法根据阿奎那的读法释读的地方,我才根据自己的读法来释读,注出相关差异。

我的译本主要参考里夫(C. D. C. Reeve)关于希腊文本的忠实翻译(Aristotle, *Politic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98]),也参考了西克莱尔(T. A. Sinclair)的译本(Baltimore: Penguin, 1962)。我并未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进行评论。但读者可参考里夫的导论、注释、词汇表和参考文献,桑德尔(Trevor J. Saunders)的译文和评注(Aristotle *Politics: Books I and II* [Oxford: Clarendon, 1995])以及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的译文和评注(Aristotle *Politics: Books III and IV* [Oxford: Clarendon, 1995])。

在本疏证和阿奎那的其他疏证中,《政治学》以及所引亚里士多德其他著作的章节划分都出自阿奎那手笔,而非亚里士多德文本的习见划分(但我补充了相关的贝克[Bekker]编码,以备读者对照莫尔贝克译本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或其他译本)。在每一章中,亚里士多德文本的段落都依次编号,与阿奎那关于文本的疏证次序一致。以粗体形式标出的数字,标明了疏证中的相应划分。他关于《政治学》的引用(直到卷三,章6),都以方括号的形式置于疏证的全文中。关于《政治学》的其他引用都以脚注形式注明。

尽管我不拟对阿奎那的疏证作任何评论,但有必要对其做一般性考察。首先,阿奎那表现出了对古希腊世界的十分熟悉的了解,尽管偶尔不免犯错;其次,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论证也有非常妥帖的理解;第三,他阐明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使之系统化。这一点远非这部文风简略的文本所能证实。尽管阿奎那想要做贴近原文的解释,但也不免偶有扩张解释(比如说,关于致富术)或限缩解释(比如,关于奴隶制)。

据我所知,这是阿奎那关于《政治学》疏证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它也有—种附带价值,即使莫尔贝克的《政治学》的拉丁译本的

一部分为世人所知。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波士顿学院的哲学教授麦迪干(Arthur Madigan),感谢他对译稿的细致校阅和学术批评。

里根(Richard J. Regan)

识于纽约布隆克斯(Bronx, NY.)

序 言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所教导的^①，技艺模仿自然^②，因为行动和后果彼此相关，正如它们的来源彼此相关。然而，技艺创造之物源于人类理智，后者又源自神圣的理智，神圣的理智是自然万物之源。因此，技艺娴熟的行动必定模仿自然的行动，人工制品也必定模仿自然万物。如果教授某门技艺的教师想要制作有技艺的作品，随他习艺的门徒就务必留意他的活动，如此才能采取和他同样的方式进行制作。人的理智从神的理智中获得了理智之光，但它需要借助考察自然生成的事物才能形成，才能在与它产生的事物有关的方面与自然生成的事物有类似的行为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技艺想要产生自然万物，须以与自然生成万物相同的方式行动，自然想要制造人工制品，也需采取与技艺制造人工制品相同的方式^③。

然而，自然并未完成隶属技艺之物；它只是备好资源，并为工匠们提供以特定方式行动的范型。技艺确能洞察自然万物，但实现技艺的适当行动，却不能造出自然之物。与自然万物相关的人类理性显然只是认知性的，而与人工制作相关的人类理性则既是认知性

① 《物理学》，II,4(194a21 - 23)和(199a15 - 16)。

② [中译按]nature 一词在本书中频频出现，有时可作物理意义上的自然理解，有时亦可作本性意义上的自然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十分复杂，故在此采用“自然”一词直译 nature，只有在极个别地方才译为性质，例如页 23，疏证 7；页 28，疏证 2 等处，读者当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该词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含义。

③ 《物理学》，II,3(199a12 - 15)。

的,也是原因性的。与自然事物相关的人类学问必然是理论性的,而与人类制作的事物有关的学问通过模仿自然而必然是实践性的或行动性的。

自然在行动中从单纯事物进向复合事物,因此,在自然活动产生的事物中,最复杂的事物是完整的,是全体,也是其他事物的目的。这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得到了说明。并因此,人类的实践理性也从单纯事物进向复合事物,从不完善的事物进向完善的事物。

由于人类理性既能处理人类使用的事物,也能处理理性统治下的人类本身,则在这两种情况下,它就从单纯事物进向复合事物。与人类使用的事物有关的例子如,用木料造船,用石头和木头造房屋。与人类本身相关的例子如,人类理性指导人群形成特定联合。由于这些联合有不同等级和秩序,最终的联合就是能提供使人类生活自给自足的事物的城邦,^①城邦因此是最完善的人类联合。由于人类使用的事物是根据优先于手段的事物的目的安排给人的,因此城邦这一全体就优先于人类理性所知或所构成的其他全体。

因此,从刚才所谈的有关政治说教的内容出发,(亚里士多德在本书中对它们进行了讨论)可知如下四件事:第一,我们需要这种知识。为了被称为哲学的人类智慧的完善,我们需要教导理性所能知的一切。既然城邦作为全体要服从理性判断,则完整的哲学就有必要给出有关城邦的教导,即称为政治学的教导(政治学问)。

第二,我们可知这种学问属何种类型。因为我们区分了实践学问与理论学问,前者关乎行动,后者只和真理的认识相关。政治学必然包含在实践哲学中,因为城邦是全体,人类理性不仅懂得这个全体,且在此方面有所行动。进言之,理性通过制作,通过延伸到外部事物的行动而有所作为,这在严格意义上属机械技艺(即工匠、造船师和这类人的技艺)。理性通过属某一行动(如沉思、决断、意愿

^① [中译按]Political community 一词直译为“政治共同体”,这里则通译为“城邦”,此外,community 单独出现时,也译为“城邦”,而不译为“共同体”。

此类)的行动而有所作为,这类事物属道德学问。很显然,思考人类事务的政治学包含在关于人类行动的学问(道德学问)中,而不属于与制作事物有关的学问(即机械技艺)。

第三,我们也能懂得政治学相对其他实践学问的价值,并且懂得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城邦是人类理性构成的最高联合,其他一切联合都与之相关。从人类使用的事物中通过机械技艺建构出的一切全体都是依据事物的目的而安排给人的。如果最高学问涉及的是最卓越和最完善之物,政治学就必优先于其他实践学问,是其他实践学问的建筑术,因为它考察的是有关人事的最终的和完整的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讲,与人事有关的哲学在政治学中达于完成。^①

第四,由此可以理解政治学的方法与次序。沉思全体的理论学问反思城邦的各部分和渊源,揭示城邦的经历和行动,以获取有关它的认识。思考城邦的渊源及其构成的政治学的任务便是讲授有关城邦的知识、展示其部分、揭示其经历和行动。并且,既然政治学是实践学问,便能因此揭示个体事物如何实现,并揭示一切实践学问之所必需。

^① 《伦理学》,X,16(1181b14 - 15)。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1
英译序	1
缩略语	1
序言	1

卷一

第一章 城邦	2
第二章 家庭和奴隶制(1)	19
第三章 奴隶制(2)	26
第四章 奴隶制(3)	35
第五章 奴隶制(4)	43
第六章 财产	47
第七章 理论上的致富术(1)	55
第八章 理论上的致富术(2)	62
第九章 实践中的致富术	69
第十章 家庭	77
第十一章 匠师	86

卷二

第一章 政治统一	92
第二章 共妻、共子与共享财产	101
第三章 共妻与共子	106

2 《政治学》疏证

第四章 共有财产	112
第五章 苏格拉底的第一政体	119
第六章 苏格拉底的第二政体(1)	128
第七章 苏格拉底的第二政体(2)	137
第八章 法勒亚斯的政体(1)	144
第九章 法勒亚斯的政体(2)	152
第十章 希波达莫斯的政体(1)	156
第十一章 希波达莫斯的政体(2)	160
第十二章 希波达莫斯的政体(3)	166
第十三章 斯巴达的政体(1)	172
第十四章 斯巴达的政体(2)	181
第十五章 克里特的政体	189
第十六章 迦太基的政体	197
第十七章 其他政体	204

卷三

第一章 公民资格	214
第二章 政体的变革	222
第三章 好人的美德和好公民的美德	227
第四章 在不同政体中好公民的美德	235
第五章 城邦的目的	241
第六章 正义的与不正义的政体的各种类型	247
附录	
戴森 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的复兴	252

第一章 城邦

文本(1252a1 - 1253a38)

1. 我们注意到,每个城邦都是一种人类联合,是为获取某些善建立的,因为所有人做的事都是为了获得对他们来说是善的事。因此,每一人类联合显然都在追求善。

2. 最高的、包含了其余联合的联合是绝对的至善。我们称这种联合为城邦或政治社会。

3. 因此,认为政治家、王、家政管理者和奴隶主是同一回事的人是错误的。

4. 在他们看来,这些联合只在规模上不同,而非在种类上有异。他们认为,父亲只治理少数几人,家政管理者则治理更多人,政治家和君主治理的人还要多,仿佛在较大家族和较小城邦之间,在政治统治和君主统治之间毫无区别。由一人治理时是君主统治,而由许多人根据政治学的规则轮番治理时,即是政治统治。

5. 后面这种立场是错的。在根据常规方法考察此种立场的人看来,这种错误很明显。正如需要将其他复杂事物分解为简单事物,最小的事物也是属全体的部分,因此需要分析城邦及其构成。在这种思考方式中,我们会看到它们之间是如何区分的,并系统理解与上述事物有关的一切内容。倘若某人能考察事物开端的发展,他就会思考在这个或其他事物中,什么东西最好。

6. 因此,首先需要将无法单独存在的东西结合起来考察(比如,为了种族延续的男人和女人),并且,人类就像植物和其他动物